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端六

武林道士翟伯房學

繕性第一

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爲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意尚者之爲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爲本純素以守神爲先至於與神爲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爲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僞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註己治性於俗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心於欲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雖知周萬物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宣出它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爲仁而仁迹行

○無不理者非爲義而義功著若夫義明而不由中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志得則樂信行容體而順乎節文其述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復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知其生而無以知爲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

○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失在皦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

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爲仁道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爲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中也中純實而非僞榮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外而爲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自蒙已德矣所謂德者莫以冒彼爲哉禮樂偏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性天下所以亂也

○疑獨註古之真人不治性於俗而抱真素所以能復本初不滑欲於俗而精思通道所以能致其明詎有蒙蔽者乎夫唯繕性於俗則所蔽者僞而又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則所逐者情而又用思以求致其明終不可得矣復初者盡其性致明者至於命初則未有物明則已見道也恬則安安則靜靜則知知則動動靜交相濟故知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出乎使然故言德理出乎自然故言道德得乎己故無不容博愛之謂也道散乎物故無不理事得其宜之謂也有容以爲仁有理以

爲義義明而復物親乃表吾之不欺患者不欺之謂也仁足以容義足以理忠足以與物親則至樂生於中而節文著於外若夫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者聖人也聖人之德非有心於覆天下而天下之物各正其性如強欲以德覆冒之則物必失其性矣

詳道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

之欲也性之所本者真欲之所貴者正今也繕性於俗則真沉於僞矣而欲以俗學

求復其初則學愈博而性愈失滑欲於俗則正論於邪矣而役思以求致其明則思

愈煩而志愈迷古之治道者不然以恬養

知故能致其明而理無不窮以知養恬故

能復其初而性無不盡性者知與恬之本

和理者知與恬之用知恬交相養則仁義

禮樂混而爲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

而爲仁義禮樂夫仁出於德義出於道固

已薄矣又況樂出於仁禮出於義哉

碧虛註處塗而避汙在垢而求照非蔽蒙

而何躁競必昏恬靜必知有知不役善保靜也知而不用故能和恬而自葆故有理雖假種習而本乎天然自得故能和衆已通故能治物上仁與德同以含容爲本上義與道同以通理爲原處中和而不滌者樂也整容貌而中節者禮也禮以應物樂以正性自檢則真率人則亂彼自正者以蒙養已德德固則守恬而不冒此乃各正性命恬知相養者也

○席齋云繕性以俗學譏當時儒墨之言性者以俗學治性而求復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無知者也

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本來無物

何以知爲然後能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

交相養而復得其自然之性和理猶云和

順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也恬養知

知養恬六字最妙道德即是和順無不容

即無不受無不理各得其宜也義明而後

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忠以中心真純見

於外以其發見者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

生則惡可已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周旋中禮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言只見得一半蒙猶晦也德積不露而彼自正不冒者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冒則物必失其性矣

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

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舉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無要真愈失矣貪著憂憎沉迷不反是滑欲於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明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開人鑿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毒之謂也夫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道則欲出於正如飢渴飲食寒衣倦息之類治性於俗則欲出於邪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縱是也欲

入爭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浸遠乎道矣道以恬淡為貴俗以華競為先學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唯絕學無思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柰何外學以雜之妄思以障之是以學日益而真日損思日煩而道日踈此真人之所哀也若夫全自然之性而不為俗所治者本初不期復而復存正性之欲而不為俗所滑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

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者聖賢資之以進脩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以內學為學近思為思聖人以絕學為學無思為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內學而至於絕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達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滌醉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民始

相摩生火焚和而異性虧矣唯治道者動靜不越乎道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又所以養恬性極乎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叙仁義忠禮樂忠

字詳郭註成疏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亂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為弭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達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滌醉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郭註任其自然故至一夫德所以下襄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安其所安而已聖人能任世之

自得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遠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行立而德不夷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彼我之心競爲先識則無復任性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者性命之本也

呂註所謂處混芒而得澹漠者即燧人羲黃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芒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於爲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襄而出於至一也故爲道者常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是爲論至於此者誠以夫至一之際雖燧人羲黃不得容於其間也

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津淳設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

偽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夷矣仁則善之長

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險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詳道註一則全於道而無所順順則順於物而無所安安則無亂矣一之失然後順之失然後安安之失然後亂自古之人惑亂而不能復其性情矣

○三降而至於唐虞民始惑亂而不安無以反其性情不順也無以復其初不一也夫道本繼善實離之也行雖行德實險之也性者心之國心者性之君性未嘗不靜而心或使之靜者未嘗不淳而使之者離之

善爲道者存心以養性不善爲道者去性而從心則彼我之心競爲先識狃是非擇利害其去道也遠矣彼間間之知惡足以定天下哉以知爲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文以飾質而適以滅質益之博以迪心

自此而始故孔子斷書首於唐虞也善者道之散人知可欲之善則離道以逐善行者德之迹人知可行之行則以德爲陰行爲夷矣然後去性從心而彼心亦起彼我之心相識強生分別以知爲知故不足以定天下也文勝則質滅博記則心勞民殆

而適以滅心是揚燄止塵纏風止焰天下  
幾何而不惑亂乎

碧虛註至德之世素朴無知澹漠無欲故  
淳一焉燧人鑽火伏羲畫卦順物情則不  
一矣神農耒耜黃帝干戈有所安則不順  
矣堯征丹水舜伐有苗則朴散矣為善近  
名離道也獨行損生陰德也去湛然之性  
師自成之心以心度心競為前識此道之  
華而愚之始也是知知不足以定天下恬  
可以養萬物為道則質存絕學則心靜棄  
知則反本無為則復初也

盧齊云混芒即晦藏不自露澹漠則上下  
不相求舉世絕全於道無久曰至一知有  
理可順則純一已離人各以理為安則有  
已而離於道矣有善之名則道益遠有行  
可見則德論六不平去自然之性從有為之心  
我以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是心與心相識  
察也用知不足又益之以禮樂文華用心  
於此則猶陷溺也

鬼神守其幽萬物遂其性至於人有知

而不用非在混芒而得澹漠能如是乎  
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德真淳民心無

二也逮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

為心則離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  
天下為心則忤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興

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為善行則去

性愈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

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

自得其如天下河南華論唐虞之世已

離道若此蓋上古淳質猶嬰兒之夫孩

次則能言笑而有喜怒由茲已降喜怒

哀樂交乎中姦詐攬險形於外觀其還

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

以燧人伏羲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

望者躋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惜

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篇七

繕性第二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  
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

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

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

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

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柢柢而待此存身之

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

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世不能

不貴於道故交相喪若不貴乃交相與也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相與也何由而

與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

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

以明之閒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

交與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